



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很多学校的专业“教学计划”变成了“人才培养方案”,有的还专门定制了可供套用的“模板”。

人才培养及其方案是很中国化的时代产物,影响深远。如何使其与时俱进,实现习近平同志在主持审议通过推进一流大学建设方案时要求的“改革要精确发力和精准落地”,还要下些工夫。

作为理论的实践化形式,人才培养方案是使抽象的培养模式具体化,实质上就是人才培养的实践化形式和过程性安排。开放大学在设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时,有必要首先将已有人才培养特征与要素有机融入,这是设计的依据。比如,开放式——培养对象不仅要有教无类,而且要因材施教;不仅要机会均等,而且要过程平等;类别化——培养对象的个性发展方向要明确,是就业还是执业,是择业还是创业,以因人而异;复合式——培养对象究竟是学历非学历套读,还是跨学科拓展;分段式——培养对象是专本接读提升,还是本本再读深造;应用型——培养对象日后是管理型(如协调和决策等),技术型(如设计和操作等),还是休闲型(如志趣和修身)等。

对于培养目标,多年来开放大学秉持的是培养应用型专门人才,这个大方向没错,但似乎总与别校“撞脸”,彰显不出自身特色。“人才”通常包含“人”与“才”两方面。开放大学从事的是开放教育,首要目标是培养“人”,当下就是培养在学习型社会中能终身学习和自主发展的人,促使他们通过努力和成长,成为各行各业所需之“才”。

至于培养要求则要与上述培养目标相呼应。培养要求实质是“培养规格”,通常指知识、能力和素质。这看起来简单,但要把这三者的内外化关系以及针对开放教育培养对象应具备什么厘清却不易。比如,知识,可能不是尽可能多地灌输,也不是只抓要点,而应是在“互联网+”条件下如何寻找和挖掘。又如,能力,可能不只是除了专业基本能

力就是专业核心能力,培养对象最需要也最缺乏的则是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倘若不想学、不会学、不善学,其他能力也就无从谈起。再如素质,当然也不只是道德与人文,也不是专业与职业之类的,首先应是在社会加速转型中,能够形成适应外界变革和内在变化的意识和态度才是根本。由此看来,开放大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在“传授知识、培养能力、提高素质”三方面需深化设计。

关于课程体系,这更是一篇大文章,但绝不是将通识课、基础课、专业课、拓展课乃至补修课简单地排列组合。比如,通识课程,国内外传统大学早已实行大类招生,学生用1-2年时间通过专设学院进行系统学习。又如,基础课,国内外传统大学都在推行按学科或大类开设,关注培养对象的“个性”基础、“方法论”基础以及“把握全局的综合性”基础才对。再如,专业课,国内外大学早已将灵活划分、拓宽口径、满足个性化需求、尽可能跨学科等作为专业改造的方向。一直以思想解放、率先垂范、改革、开放为己任,主张包容和吸纳的开放大学,为什么在这些问题上迟迟不见动静?至于拓展课与补修课,更是直接与培养对象的文化基础、兴趣爱好、发展前景密切相关,那更应在教师的指导下,充分赋予他们更多的选择权利。因为,从根本上说,不选课,则无开放。

另外,实践教学在人才培养中绝对不是一个“环节”,一个“点缀”。无论是课程的还是社会的,乃至毕业所需要的,都应从长计议,要像理论教学那样构建一个操作性强、成效显著的完整体系,并在整个培养阶段能够一以贯之。国家已从2014年起进入“减证”时代,取消一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那么“双证融通”的可行性、培训证书的“含金量”真的要让我们从开放教育人才培养的高度来好好反思一下了。

合格的专业“培养方案”的落实,还需要“课程实施细则”以及“课堂教案”与之配套。